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六

宋 王應麟 撰

考史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㣲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諜用

綴軼遺若據挾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於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宜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陳留郡酸棗縣今屬開封府秦拔魏置縣地多酸棗因以為名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填金隄

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若璩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倣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輸後漢注音俞若璩按文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

東郡頓丘縣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今滄棣霸瀛諸州之地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

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碣周移瓠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鉅野也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鄃縣通典鄃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大明府夏津縣本鄃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碎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　若璩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碎礫字而碎礫者蔡氏所竄繆妄至矣詳辨見胡朏明禹貢錐指余實助之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注縣北十里為瓠河口亦謂瓠子堰宣房堰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鄄城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横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河渠書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貝丘貝州清陽縣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至千乘清州千乘縣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宫縣東南六里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若璩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又先于威

烈王十三年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 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 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蓨音條縣

屬德州後

屬冀州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平原德棣州濟南齊淄州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降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徒駭寰宇記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成平馬頰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即篤馬河也覆鬴通典在德州安德胡蘇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輿地記在臨津鉤盤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鬲津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在無棣太史不知所在漢世近古止得其三

唐人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鄭氏以為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篤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　若璩按九河淪於海乃王莽時王横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辨見

尚書古文疏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若璩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為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斷言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隄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

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唐慈州吉昌西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

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河水又南過皮氏縣河中府龍門西又南出龍門口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于下口憤予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涌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通典絳州龍門縣今屬河中府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

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門山伊闕碣石見前若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　伊闕并未見前按宋地理志補註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千尋元板作萬尋追元板作迅

淇口以東

通典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汴渠成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平帝時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郡縣志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漢滎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莨蕩渠禹塞

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修渠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　若璩按如淳曰今礫谿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砱遂生出砱礫地名謂河從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

章帝建初三年罷虖沱石臼河

虖沱出代州繁畤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通典嵐州宜芳縣即漢汾陽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

委若羊腸焉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漢武帝以于闐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朱文公曰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

通典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

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河關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離騷邅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若璩按通典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　唐藝文志有吐蕃黄河録四卷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歴代田制考

秦廢井田開阡陌周顯王十九年

通典曰按周制步百為畆畆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畆百畆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

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强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辨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葢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横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畆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葢

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畆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畆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

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畜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

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絶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户之獘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

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竄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

足也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幷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趙過教民為代田

代易也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轅田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户口

通典曰自秦孝公隳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斃又為隱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劉氏_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絶户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

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

之六寡妻妾减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畆百畆僅得唐之四十餘畆唐之口分人八十畆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户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

户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啓兼并之漸永徽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没三千餘頃賦貧民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户及籍外田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圖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

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旁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畧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户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

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户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户州縣覬望虛張其數以實户為客雖得户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

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

均平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

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

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通溝大漕

潰渭洞河

褒斜道故道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出衙領山北流至郿入渭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河內

懷衛二州之地

東治零陵桂陽嶠道

東治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永州桂陽郡臘嶺郴州

若璩按臨源嶺即越城嶺

第五臘嶺即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下

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溉之石皆裂因鐫去石遂無汎溺之患　若璩按新唐書地理志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

碎之通漕以濟戍州戍兵酈字尤妙

斜谷

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今鳳翔府郿縣

魏

陳項壽春

通典頴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丘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

流下通淮潁通典陳州宛丘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

晉

㶏淯水楊口

漢地理志㶏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蔡州郾城縣西北

淯水出酈縣西北南入漢酈故城在鄧州臨湍縣

通典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荆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

桂之漕即此也 零陵桂陽

石門

水經注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為滎口石門

千金堨

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水經注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積石為堨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 堨是都水使者陳協造 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 許昌許州今頼

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

隋

蒲陜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蒲州河中府 汴州開封府 黎陽今濬州 汾州唐為慈州 晉州平陽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隋紀幸霸水觀漕渠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山陽瀆

楚州山陽縣今淮安州

砥柱

陝州硤石縣今省入陝縣有厎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以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

通典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與莨蕩同）渠也（隋志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鬬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於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注

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在盂州汜水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　若璩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註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空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

永濟渠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今省為鎮入臨清縣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鹽倉含嘉倉太原倉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三門山見前厎柱地理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會昌三年屬孟州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陜州平陸縣三門

西有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楊慎矜為含嘉倉出納使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

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底柱之險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

滻水望春樓廣運潭

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滻水西岸有

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滻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

上津扶風洋川

商州上津縣（漢長利縣）扶風郡鳳翔府（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館）洋川郡洋州（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扶風）汴水堙廢漕運

自江漢抵梁洋梁州興元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汴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漕梗發汴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

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絶蔡河至陳州而合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通典汴州浚儀縣有蔡水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建隆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改閔河為惠民河與蔡河一水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金商運路

通典金州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渭水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横橋在咸縣東南

揚子院淮陰項城賴澉

揚州揚子縣今屬真州廣明元年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

運使淮陰縣楚州項城縣陳州頴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溵水唐志陳州溵水縣今改商水縣水出頴川陽城少室山東入頴

後周

汴水埇橋見前泗上

漢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下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五丈河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荷澤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水見前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溳水以通陳潁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潁壽入淮揚侃皇畿

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

興萬庾是建

原武

原武縣屬鄭州

兩漢崇儒考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

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若璩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泗牆二字當作面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子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公孫弘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三輔黄圖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安門之東杜門之西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黄圖記武帝時若璩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宫殿北藏秘書之府黄圖云蕭何造其下礲石為渠以導水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劉向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未作而罷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褒成侯在瑕丘今兖州瑕丘縣後漢

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建

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四年
從封褒亭侯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
中元元年起辟廱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廱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
孔子宅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
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宫八里講堂

長十丈廣三丈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百步漢官儀

辟廱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廱從北門入三月九

日於中行大射禮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陽嘉元年二年靈帝熹平六年並臨辟廱

孔子宅在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内

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梅福曰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

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

順帝永建六年修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水經注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若璩按陽嘉止四年八當作元作畢即立碑也）年立文云建武二十七年

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修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作畢碑南面刻頌靈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覲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 若璩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獻帝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太學門外水經注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廣四尺若璩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尚骨立光和指石

經言下即承以榛不復得益明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

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延興三年封

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

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

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

仍舊封煬帝改封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

倫為褒聖侯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

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謚加後嗣詔封宗愿為衍聖公今世襲

後魏太和十六年謚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謚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謚至聖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困學紀聞卷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錢掄選

困學紀聞卷十七

宋 王應麟 撰

評文

汪彥章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

離騷曰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

猶曰哲王益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武之祗敬望其

君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

福哉非屈子之意

夾漈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招魂轉蕙氾蘭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若璩按蘭旹與蕙各自為類黄山谷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

江離史記索隱引吳録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緑葉白華又不同藥對以為蘪蕪一名江離芎藭稾本江離蘪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稾本顔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蘪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

注集注皆缺續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爲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鄣之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淮南子作蜎蠉七畧蜎子

名淵楚人唐人避諱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曰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若璩按此條已見左氏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誡曰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

與同避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誡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誡子曰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顔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𢘓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誡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

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修誡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誡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徐勉與子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凡此皆可為

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誡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沉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揚荆州誄謂督勳勞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友之心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謂督不忘即儆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也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若璩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嬴越之法考異謂泰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為句卒也搏力必泰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若璩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摶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

學事溼民壹之衆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摶力出此今咸名寛剡川人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為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唯擇二人文公語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椎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葢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説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

曹子建誥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葢本於此

送窮文小黠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為大黠小黠為大癡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繇詹始史因之黄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考之登科記信然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黄璞記太原妓黄介喻良能為大以辨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若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愬傳父晟立大勲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

得曰歸盖送者乃别一人爾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冕大歷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

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為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詩韓文

公有荅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荅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藇也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為饒州

平淮夷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若璩按說苑襲吕覽召類篇

饒娥碑按魏仲兕大歴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游黄溪記倣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倣

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考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弟季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也祭酒即文公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稽山子毛穎傳本於此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予長在

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敘云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

術枚皋嚴忌善為文章而不至廊廟歐陽公曰劉柳

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其言簡而明非唐人

所及也若璩按陸懐山謂先有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言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云禹之趨

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梁簡文誡子當陽公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斯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又大同哀辭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玄録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黄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

有叩門者言所與歲數
庾信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
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
夲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
南豐說非異若璩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師其辭
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
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
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

二問之主司（若璩按主司為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若璩按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　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皁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魖讒魗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

魅之夏畏也

白樂天云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達人之言也 若璩按出醉吟先生傳首云富於黔婁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文選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葢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非也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

易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吴本詩挐仲氏任吕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璽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懐之未

煖

張文潜送李端叔序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吕向上疏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

雖伏豈齊仁獸

晁無咎求志賦訊黄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由小棊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黄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為

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
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録序陳同
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
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景德二年命王欽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
凡千卷詔題曰册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

宗詔修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册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修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修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修葢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録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荅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録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修事始之後太宗修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强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澹菴云韓安國不能作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

易之者人也此此龍川若璩按龍川陳亮號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集古録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寔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

誠齋為章燾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毋顥卑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毋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顧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閒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若璞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致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前世論若乃悟文章之難若璞按風俗通義孝文常曰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羅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張説為廣州宋璟頌曰犦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

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爲郭子皐誌言交子云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同一句法

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滉子止云不知書有

論道經邦若璩按論道經邦乃晚出書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論道來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此顔之推所謂詅癡符也詅力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為法易曰白賁无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收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云擊轅拊缶宋景文云壤翁

轅童皆本於崔班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徼舟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若璩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文法傚漢書蒯通等傳贊唐書姦臣傳贊亦然　若璩按揚升庵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宋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

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若璩按宜作當文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理文元板作理維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張文潛荅李推官書可以參觀文鑑取此二書若璩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

難巧也此乃謂為文者言不能足其志

迂齋大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夷門在大

梁

用樂毅書文法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出淮南子牡門戶籥牡　左氏博議用此呂氏春秋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蹻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

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唯載逸黨許希二詩

絜齋先生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隷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

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鄧志宏與胡丞公（若璩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書曰熙

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

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

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

已其存亡所繫乎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

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功碑

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郅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北漢鄭珙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録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强之此殆類癡人說夢也

困學紀聞卷十八

宋　王應麟　撰

評詩

陶淵明詩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東坡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

其真也葛魯卿為賛羅端良為記若璟拔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願一人朱文公周益公視為長友作陶合祠堂記見集中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閒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咏貧士詩云昔在黄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恩按風俗通曰頴川黄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呉志黄蓋傳故南陽太守黄子

廉之後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見韋皋傳蓬婆山在柘州見元和郡縣志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於甘澤謠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崤縣唐改為硤石熙寧

六年省為鎮若璩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也如是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少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

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輔事誤矣通鑑王涯為給事中鄭肅韓佽曰二閣老不用封勑此唐人稱給事中為閣老也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盖即李賀之父若璩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

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葢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壻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盍簪列炬之盛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寛法離新州想見懐歸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葢以林甫故若璩按李林甫傳諸壻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尚書之芳攷諸唐史之芳蔣王惲之曾孫廣德初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之句

楊綰謚文正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兩過蘇端豈即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為憸人

豈晚謬乎若璩按舊唐書楊綰傳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為廣州員外自即其人詩人濫美詎足與辨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賔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閒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即豫章賔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

江湖期以致君堯舜李友不但工詩而已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忠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李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　若璩按王李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為副使于邵送王李友赴洪州序但云為副車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

以下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攷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歴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若璩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黄帝起黄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赤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

贈呂丘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

渾益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閭丘均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終始任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陳倉石鼓又已訛按陳倉在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若璩按元和郡縣志實云）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嶧山之碑野火焚

葢此時也若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後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遺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劒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鬱藍元板作鬱欝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曰轂冥濛衆星爭耀

語本於此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垍也所美非美然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所守如狐松勁栢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博士元板作學士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晴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録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滴水李氏云老杜讀

書多不曽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銼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八哀詩將相宗室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汚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

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之子徽嗣王

終宗正卿李義蓋徽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録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誡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誡奢也注謂顧況誤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金石録云潮書唯慧義寺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絶工非韓蔡比也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女臨

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忝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為聯句與此同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宋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悲痛之深可為流涕

真文忠公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嬀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若璨按玉臺新咏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為枚乘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為古詩

鶴山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與馬文心雕龍

云聯句共韻

柏梁餘製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挽歌非始於田横之客若璩按此

本世說新語注酉陽

雜俎續集中亦襲之

𦍑孟在鄒詩曰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濆上立於王

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成公

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

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古詩人生忽如寄本於

此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言也若璩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在前

雕龍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御覽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令人但知

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陸務觀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若璩按此不可攷又傳咸有回文反覆温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皮日休曰傳咸反覆興焉温嶠回文興焉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若璞

按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奚在其壞體耶

李義山謂昌黎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唯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具荅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

可取者多今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宜修改而删之歟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鵰吸古文尚書鸛兜字也管子云鵰然若謞之静即鸛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戳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若璩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蓟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盖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

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蕃露引傳燈録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曽經照古人

王胄以庭草一句爲隋煬所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亦佳句也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若璩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愼勝禍亦表聖之意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於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嵓繡衣石榻宿雲亭梅谿桃塢胡盧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為一㑹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㑹法可取也宗㑹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御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㑹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御史元板作太史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張碧字太碧黄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

類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麋来觸犀鵶鵝慘於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玄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犀株衞帳并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毛澤民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

李義山咏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馬子才咏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夢櫂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錢起名在第六豹鳥賦若璩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

士也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之

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

可竹石是也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

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

韓文公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

過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也奚以汎引為

唐彥謙詩啗螯譏爾雅賣餅斥公羊事出晉書魏志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云自哂此迂叟少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司馬公也

堯韭舜榮梁元帝玄覽賦始用之李羣玉蒲澗寺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若璩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

致堂云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黄籍白丁青趺黄絹黄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兮孤疑蹇獨立兮忠貞

司空表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古詩何能待來兹兹年也左傳今兹注云此歲吕氏春秋今兹美禾來兹美麥若璩按趙注孟子今兹未能為今年未能盡去是亦以兹為年集注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古詩為題見於此

韓文公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

於萬篇貧於一字 若璩按文心雕龍又謂易字艱於代句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玄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青景藹藹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青景元板作清景

劉苞九日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 陸務觀夕陽頻見樹陰移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 石湖辯之甚詳 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

應瑗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剛不作鉤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豈清敏之志也若璩按清敏名稷字相之鄞人官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品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

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或出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為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丘無立錐文終防勢奪景威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夏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

娓木妖之習

鴈湖若璩按鴈湖李壁號注荆公詩於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反諸正愚按楊元素謂介甫詩令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令覩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若璩

按賀黄公則謂日出堂上飲詩摹寫怡堂之習負堪疾首痛心末數語即魏風園有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

風雅正傳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界詆及時事者呂滎陽聞之作麥熟繅絲等四詩以諷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

後山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

長公之容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容也魯直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峥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雪詩無出晏元獻韓持國之右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獻詩軒野龍

催馭亮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若璩又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

符瑞圖曰二黄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黄人捧日故遲遲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黄人日故遲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熒惑踰歲星

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歸出左傅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攷也

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風舞元板作風起

東坡次韻朱公掞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若璩按南

史無所謂李承業

荅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糞土元板作糞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欒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嘗觀欒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

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欒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盖得於公也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萃音翠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其義一也以

鮮明為翠乃古語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稾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稾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

注止引月令非也 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寒魚陟負冰亦用夏小正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

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只無悔過

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

復美連波之悔過 子元板作手

物理論云虛無之談無異春鼃秋蟬聒耳不已山谷演

雅春蛙夏蜩更嘈雜本於此

題王黄州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懐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此詩意本於此機舂即水碓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冡周書王子曰遠人来驩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鮏䱱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鮏䱱此

兩姓今無人按太玄難上九云角觟鯱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觧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八百老彭嗟杖晚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醇朴乃器師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桑

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嘘字若輕而實重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何如休望董賢車仲彌性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鈇鉞也

朱雲爲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劒斬安昌勿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絶唱寡和也

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朱新仲無人馬爲二對飲月成三本於秦少游身與杖藜爲二影將明月成三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鸝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葉少藴逸人舊住予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明知計出

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敎器之用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為善張芸叟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

曾文昭公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憖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出兩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作恐誤

徐師川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為人所傳朱文公語録云師川游

盧山過宦者鄭諶與之詩後村若璩按後村劉克莊號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遏攷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豈即鄭諶歟魚須笏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更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若璩按後漢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其俗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前未有用者

梁文靖公克家梅花詩云九鼎燮調終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絶句於半山若暾按半山王安石號最後學絶句於唐人

誠齋讀貞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鶚綠水波

東酒傾一斗爲肩容醋設三杯羊鼻公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錄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集黄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黄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

雖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南塘若璩按南塘趙汝談號挽趙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

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趙

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學者

以所釋楚辭一篇

孫燭湖若璩按燭湖名應時餘姚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

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

江又曰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

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平園詩生戎馬死佛貍判公詩生白殺青皆佳對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王汝金吾之對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丈有銅牆鬼吹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若璩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

田園圖史分貧富鳧鴨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龎潁公庭菜公事若璩按龎籍作退老詩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本朝絶句有夾漈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荆公絶句詠孫叔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演蕃露云搏黍爲鸎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注也緗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齋漫録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説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方言斟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

吕居仁荅曽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盖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禁韋玄成傳五世壙僚言五世無官也吕成公銘湯烈母云湯世壙僚委祉於後而婺本改為壙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注者改為銀鉤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吕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凖擬春来大出遊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

元帝紀 若璩按漢書帝紀無此語

趙紫芝 若璩按紫芝名師秀為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 若璩按下句本唐庚語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 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變烟景姓字多因謫籍香御史虞虔劾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虔錫官 按只謂元板作只為

吴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黄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摶之月見沫之星第七聯云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湯伯紀若璩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閣學士謚文清自儆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若璩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為少卿與王氏居鄰牆晨夕過從王氏論關雎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

剖析幽眇瘉數曰吾聞士甚多惟伯厚甫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顧同居弟子列會湯作鼇力引去遂薦王氏於朝云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代槐的對也

徐淵子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也鑿楹出晏子春秋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

用時還解壽斯氏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盖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沖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併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叙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為逢末刼歸依佛不就新恩叙理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浮溪（若璩按浮溪汪藻號）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晉書無此語）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鱮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誤矣（見致堂論語說）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

按皐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賀天京

程可久（沙隨先生）自題眄怡齋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蹄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達已由来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筀竿頻到枕屏間夜深夢繞康盧阜瀑

布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

問字今朝幾人至細看屐齒破蒼苔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唯高適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黄出徐（若璩按徐謂師川名俯）陳（按陳謂簡齋名與義）韓（按韓謂子蒼名駒）呂（按呂謂居仁名本中）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歐徐陳）三從官（按三當作四謂蘇黄韓呂）何其盛也

山谷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少陵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廪以高下為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有青苗陂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

宋正甫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来客坐上同觀未見

書

葛魯卿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

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

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

時聞喪亂空傷神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歴松窓有道經故人為柱

史為我歎階蓂

山谷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若璩按野處洪邁號）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佳人中會有葛三来葛三事出太平廣記（葛仙公第三子）

王逵原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横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斲買居紀廂榮顧影樂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

德所累謂南内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診乃感二鳥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録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駟鐵胡爲而收之也到秦元板作至秦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

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擣下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令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修哉

唐子西内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年唐時宮中謂天子為宅家通鑑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文宋瑞指南録為或人賦云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駞遺恨付西風黑頭

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眞一夢夢囘何面見江東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　若璩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與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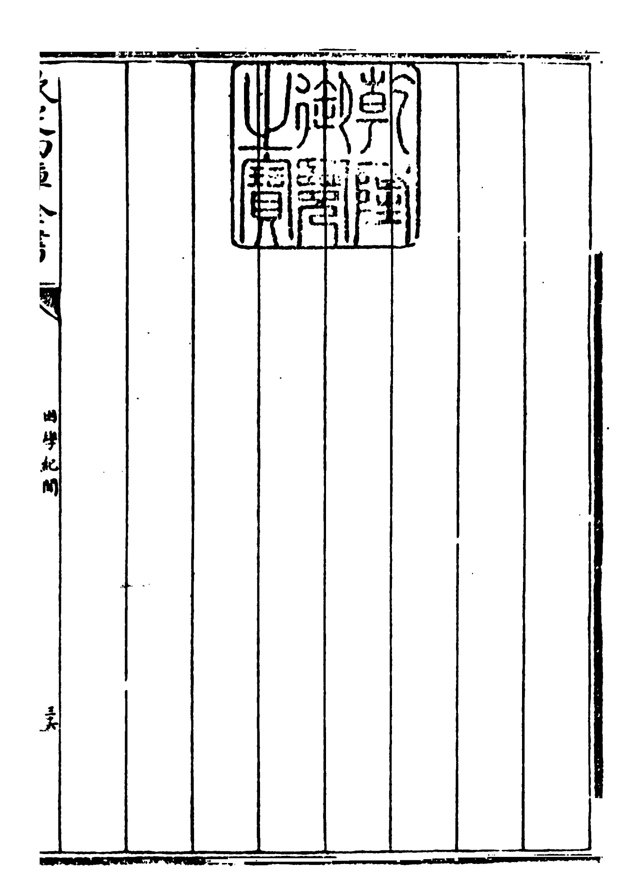
翁與可上徐直翁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過翁知若璩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旦

鄭得言偘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

及之李艮翁丑父為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鄭得言元極作鄭德言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若璩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撝性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晝燭為期少緩輒怒訶之由是兄弟文並敏疾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説功名


乾隆御覽之寶

困學紀聞卷十八